

王道剑

之二

02

上官鼎 著

大战天竺



王

道

劍

卷

大觀天註

一



王道劍

之二

大战天竺

上官鼎 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王道剑之二：大战天竺 / 上官鼎著. — 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
三联书店，2014.8

ISBN 978-7-108-05082-3

I. ①王… II. ①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42218 号

目 录

第九回	天地双尊	1
第十回	蒙古大夫	59
第十一回	洞里神仙	119
第十二回	新锦衣卫	177
第十三回	青天审案	235
第十四回	靖难之役	291
第十五回	大战天竺	347

天地双尊



武昌在长江之东南，隔江可望见汉水入江之口。北汉口、南汉阳，两边捍卫着滚滚汉水流入滔滔大江。战国时的楚国在此留下文化遗迹，三国时东吴在蛇山建城，却是为了军事需求。直到洪武四年，江夏侯周德兴大加拓建，围城二十余里，筑墙三丈有余，武昌才成为长江上一座巍巍重镇，城中居民渐多，商旅渐集，有衙门、学府、贡院，也有百商、古庙、古观，俨然成为重要的政、商、文、教中心。

此地多山多水，山虽不高但丘陵连绵，尤因城内外河湖交错又西临长江汉水，行船走马，自古以来，不论它的名称是武昌，还是夏口、江夏或郢城，都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城东有一座大湖，就叫东湖，湖面有五万亩，以城市之湖而言，可称江南第一。

这时夕阳西下，湖面上映着万丈霞光，化为千万碎粼粼的金片。东湖西角的岸边有一片台地，长约四十丈，宽约三十余丈，临湖处有一块大石，那石面极为平滑，便似一个天成的石台。大石边一块较小石头上刻着三个大字：“放鹰石”。

远方走来一老一少，两人行色匆匆，背上背着包袱，看来是远行之客，正是方冀和傅翔。两人走到岸边，远眺对面湖光天色，方冀

道：“这东湖风景宜人，虽无西湖之妩媚柔美，但水面辽阔，怕有五个西湖之大，朝晖夕阴，必也气象万千。”傅翔道：“我瞧这里风景美不胜收，何以武昌东湖之名远不及杭州西湖？哪日有便，要去看看西湖。”

方冀微笑道：“自古风景胜地必因人杰而地灵，东、西湖风景不殊，此地便缺了一个苏东坡呀。”

傅翔跟着方冀这几年，除了读经书、练武外，前人诗文也读了不少，他想到苏学士在杭州写下与西湖有关的诗篇，又筑了一道为西湖画龙点睛的苏堤，觉得确如师父所言，西湖自被苏学士拿去跟西施一比，几百年来，就晴雨浓淡无不宜人了。想到这里，便笑道：“当年若是皇帝老儿把苏学士贬到武昌来，只怕今日东湖的名气还要胜过西湖哩。”

方冀点头道：“不错。咱们要尽快和丐帮取得联系，说也怪，今日一路走来没碰到丐帮的人啊？”傅翔低声道：“师父，那边不是两个？”方冀抬眼一看，远处两个叫花子正站在那岸边的石台上。

这两个叫花子原来躺在石上聊天，这时站起身来，其中一个伸了个懒腰道：“咱们在此候了大半日，也无动静。”一个忽然对着夕阳西下的天空兴奋地叫道：“来了，真的来了。”前一个以手遮光远眺，看了一会儿，便称赞他的同伴道：“还是阿呆你的目力好，现在我也看到了。”

方冀和傅翔朝那两个花子眺望的方向看去，只见到被金色夕阳染红的天空中，有一个模糊的小黑点，停在空中似乎动也不动。傅翔低声问师父：“他们在看什么？是天上那个小黑点吗？”方冀也不清楚，摇了摇头没有回答。

那两个花子把双手拢在眉上努力眺望，那个叫“阿呆”的是个年轻花子，他极目看了一会儿，喜道：“孙师叔，方位都没变动，直对着咱们呢。”那孙师叔是个中年花子，一面远眺一面点头道：“没错，方向坚定不移，来的是个好样的。”

傅翔听得一头雾水，这时他俩已走得近了，方冀一瞥，看到石台边的“放鹰石”三个刻字，便道：“他们莫非在看鹰？”傅翔也道：“瞧两个花子的模样，定是在看鹰。”两人走到石台下，便停下身来也朝天际眺望。

过了半炷香时间，天空那个黑点渐渐清晰了一些，依稀可以辨认是一只飞鸟，正对准“放鹰石”这边飞过来，来得甚是快速。傅翔在神农架上常常观察老鹰翱翔，他仔细又看了一会，低声道：“来鸟飞的模样，不像是老鹰呢。”方冀也道：“翔儿说得不错，体型比老鹰小很多。”

这时石台上两个花子一同从背袋中掏出一面红色的旗帜，那中年花子道：“阿呆，起舞吧！”

只见两个花子在放鹰石上一面挥舞红旗，一面脚踩舞步，两人搭配得极是熟练，几个跨步、两个转身，便在台上演出一套漂亮的舞蹈。傅翔瞧他们举手投足，威武之中带有几分妩媚，两面红旗上下飞扬，在夕阳照射下好看极了。傅翔正要叫好，却听得方冀低声惊呼：“啊，这是当年讨元义军的凯旋舞啊！”

当年讨元义军多为农民起义，打了胜仗时，农民军士及当地农妇便跳这凯旋舞欢迎将军归来。自编的民间舞步，有军士的豪迈，也有农妇的妩媚，糅合成为极有特色的美感。只是此时这两个叫花子跳这支舞来欢迎一只鸟儿，却是别开生面。

天空那只飞鸟显然已瞧见这台上红旗飞舞，便加快朝这边飞来，掠过四人头顶，回转过来落在收旗停舞的阿呆肩上，原来是一只灰白相间的鸽子。

阿呆欢声道：“回来的是傅友德呢，南京放出他们的王牌啦。”他仔细察看那鸽儿右足上扎着的布卷，卷上绣了一金一红两线，便道：“是红孩儿传给帮主的信。”他小心翼翼把布卷拆下。那中年叫花凑近看了一眼，道：“没缝黑线，你可拆阅。”同时瞧见布条边一个小字“辰”，他看了看天色，啊了一声道：“南京辰时放飞的，现在近酉时，傅友德这一羽五个时辰便飞了千里，落点又精准，真是好样的。”

阿呆捧着那只“傅友德”，低头在鸽头顶上亲了一下，然后从背包中拿出一盒玉米花生，一只空碗，又从水壶中倒了一碗清水，爱怜地对鸽子道：“咱就知道你一羽当先，勇冠三军，便如当年颖国公傅友德一般呢。俺那只蓝玉便没有你厉害。”

这两个花子的一番对话，教傅翔和方冀听得傻住了。不过转念一想，丐帮既然用开国大将来命名信鸽，那么当信鸽完成任务，大伙儿便跳凯旋舞迎它归来，倒也合宜。

信鸽“傅友德”吃喝完毕，咕咕叫了几声，似乎疲劳略微恢复，那年轻花子阿呆十分宝贝地捧着它藏入怀中，然后拆开那布卷，交给了孙师叔。那中年花子读完布条上写的蝇头小字，将布条收好，道：“明教的方军师和他徒儿正赶来武昌，红孩儿随后就到，这信里还有一些事体，咱们要赶快去报告帮主。”

这时他们才注意到石台下两个“游人”还没离去，不禁有些生疑，两人对望一眼，那“孙师叔”便欲上前相询，方冀却含笑拱手，先行自我介绍了：“老夫方冀，小徒弟翔，适才见到两位养的好信鸽，

大开眼界。又听老弟提到‘明教方军师’，正是老朽昔日的称号，真是巧遇了。”

那两个叫花吃了一惊，方冀见两人似有不信之意，便道：“方才两位跳那讨元义军凯旋舞，咱们明教弟兄当年也跳的，只是几十年没见人跳了，想不到丐帮仍然保存了这舞。”傅翔也上前补一句道：“咱们离开南京时，还和我那好兄弟朱泛在一起呢。”

这两番话一出，丐帮两人便信了，连忙抱拳道：“明教的英雄事迹咱们丐帮一些前辈常常道及，每一提到小诸葛方军师都是钦佩不已。今日咱们巧遇，真乃三生有幸，快快随我一起去见帮主，帮主定然高兴。”

傅翔忍不住心中的好奇，问道：“此地名为放鹰石，想必经常有老鹰出没，两位在此接收信鸽，岂不危险？”那阿呆哈哈笑道：“此地叫作放鹰石，乃因相传唐人常在此处观鹰活动，李白也曾在此观看放鹰捕鱼而得名，其实有没有这些故事谁也不知道。倒是蒙古人喜好打猎，他们来了一百年，此地便再也见不到苍鹰了。”

方冀笑道：“倒成了丐帮的放鸽台。”傅翔继续问道：“听两位方才把这只信鸽唤作傅……傅友德，又是何故？”

阿呆笑道：“咱们养驯的鸽儿都是千中选一，严格分短程、中程及长程定点集训，每羽都有专属路线。好比飞南京到武昌，就只专飞这一条路线，训练好的鸽子便把这一路的景物地貌牢牢记住，是以除非碰上特别坏的天气，它们都能安全找到老家。这其中最有灵性的几羽，咱们便给它们取个开国名将的名字，喊起来十分威风响亮。像今天这只‘傅友德’，便是南京、武昌线上的顶尖信鸽，因为它飞得快，又从不会迷路，咱们才叫它‘傅友德’。武林中说到训练信鸽，

咱丐帮恐怕是天下第一。”

傅翔听他把自己的祖父变成了一只鸽子，虽说是只顶尖好鸽，还是哭笑不得，只好道：“承教，承教，原来驯养鸽子有如此高超的学问与技术。”方冀道：“便请带路，咱们去拜见钱帮主。”那孙师叔点头道：“是，咱们上蛇山。”

蛇山古名江夏山，又名黄鹤山，后因南宋大诗人陆游入蜀途经此地，认为此山“缭绕如伏蛇”，后世便称之为蛇山。蛇首伸临长江，蛇尾扫入城区，蛇身不过三里半长，最高不及三百尺，然而沿江蜿蜒陡斜，形势十分险峻。

这时天色渐暗，蛇山更像一条埋伏在大江边上的巨蟒，默默护卫着武昌城。方冀和傅翔随着两位丐帮弟兄走到蛇山南坡一个山坳，尚未进入，便见几缕炊烟在山坳树梢之间飘绕升起。

进入山坳，只见一片树丛竹林沿着山壁而生，山壁下有几个天然的山洞，洞前的空地上搭了一排木屋和竹棚，几个丐帮弟兄在最靠边的一个大竹棚中埋锅造饭，另有十几人在搭建新的木屋。阿呆和他孙师叔请方冀师徒在一个竹棚中坐定，那孙师叔道：“两位请稍坐，待咱们进去通报。”便与阿呆一同走入左边一个山洞。

方冀见那十几个正在造屋的丐帮兄弟的动作，便知没有一人是工匠出身，但每个人都有一身高强的武功。只见当中有两个就地取材的高手，在附近的树林里拣那碗口粗的杉木，抱住树干施出内力左右摇动数次，然后蹲下大喝一声，双掌发劲，那杉树便应声而倒，声势惊人。另几个丐帮汉子手持砍山刀，将一棵杉木枝叶削去，直如摧枯拉朽一般，不一会就成了光溜溜一根圆木，刀上功夫之强令人咋舌。还

有两个年纪较大的，每人拿着一段圆木竖立在地上，吸一口真气，便运刀如飞地劈砍下去，只听嚓嚓数声，一块木板便从圆木柱劈削下来，厚薄丝毫不差，便如木匠量尺使锯做出的一般。傅翔瞧得又是有趣又是佩服。

就在此时，左边那山洞走出三个人来，前面是一位白发老太太，阿呆及他孙师叔跟在后面。那老太太手持一根青光闪闪的细钢杖，对着方冀大声道：“方军师大名如雷贯耳，今日得见，何幸如之。”方冀连忙站起身来，拱手道：“见过婆婆。方某不才，求见丐帮钱帮主……”

那老太太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身钱静，忝领丐帮总舵。”

方冀和傅翔都大吃一惊，武林第一大帮的钱帮主竟然是位老太太。方冀呆了一下，连忙一揖到地道：“老朽远离江湖十余年，还请帮主原谅在下无知之罪。”

钱帮主道：“不怪，不怪。敝帮正在赶建一处临时场所，为即将举行的丐帮大会所需，这几日老身都住在这山洞中，一切简陋，还请方军师、傅小弟包涵。”

钱帮主举手肃客，便在竹棚中坐定。方冀道：“老朽离开南京时，曾与红孩儿小哥儿约定，他处理好南京分舵事务后便即赶来。主要是因天竺武林入侵中土，在武林及朝廷两边都将有极大阴谋，于是咱们想先到武昌来拜见江湖第一大帮帮主，要向钱帮主讨教如何因应。”

钱静抱拳道：“军师忒谦。前不久朱泛已查出，敝帮在临安发现的古秘笈便是天竺人夺去，方才接到他的飞鸽传书，其中提及他打探到天地两尊将率门人倾巢离京，或攻少林，或攻武当，或分两路同时攻击少林与武当，咱们必须尽快回应。此事攸关我中土武林存亡，丐

帮愿尽全力加入抵抗行列，还望方军师主持大计。”

方冀听到钱静这一番话，心中对这位老太太暗赞不已，忖道：“这钱帮主对整个事情的细节尚不清楚，便已洞悉大局大势之所在，义无反顾的气概表露无遗，真不愧为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。”当下拱手道：“钱帮主率领丐帮数千弟兄威震江湖，方某乃是明教覆灭的漏网之鱼，何敢言什么主持大计？只求能说动各大门派共襄盛举，共抗天竺妄人。”

钱静微微一笑，正色道：“明教不幸遭难，但老天爷留下军师这等人物不死，必有深意；想你方冀单枪匹马深入皇宫，凭一人之力行刺洪武皇帝，虽然功败垂成，朱元璋这老儿多半吓得肝破胆裂，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！有这份胆识及武功的，武林中岂有第二个人？明教便只剩下军师一人，也足与天下各大门派分庭抗礼，平起平坐！”

这番话说得铿锵有力，方冀和傅翔大大为之动容。方冀对丐帮的消息灵通也大感佩服，连忙将京城情况及傅翔搭救无痕大师的经过细说一遍，几个原来在造屋的丐帮高手都停下了工作，围到竹棚里聆听方冀讲述。

他讲完后话锋一转，道：“适才帮主过奖。老朽推测，那天尊及地尊极有可能合力先袭武当，凭武当山目前战力，可能不易抵挡。天竺人如在武当得手，除了可夺获武当张三丰真人的武功秘笈，又有可能再次拿住少林无痕大师。当然，这是假设那日武当掌门救了无痕大师后，直接回了武当山。如果拿住无痕大师，再上嵩山少林，少林寺纵然高手如云，只怕也难与之硬拼。”

钱帮主听了这番分析大感钦佩，点头道：“军师说得不错，咱们可能要先援武当……”说着指着那两位劈木成板的汉子道：“老身来

引见一下，这两位是咱丐帮伏龙舵的丁舵主及潘副舵主。今日的工作轮到伏龙舵负责，是以正副舵主都在这里。”方冀一一道了久仰，心中暗赞道：“丐帮这些杂工也由正副舵主亲自带头干活，确是有上下一体的精神。”

钱静接着问那丁舵主：“伍宗光、姚元达两位护法，此刻应该还在襄阳城吧？”那丁舵主恭声道：“回帮主，伍姚二位护法预定三日后偕无影千手范青回武昌，此刻应该还在襄阳。”钱帮主点头道：“那就赶快飞鸽传书给二位护法及范青，告知明教方军师师徒二人将于两日内赶到襄阳，有要事相告，并带达帮主命令，三人暂时不要回武昌。”那阿呆及他孙师叔躬身道：“遵命。”

钱帮主又问道：“两位在南京见过朱泛那孩子吧？”提到朱泛，钱帮主脸露慈祥笑容。傅翔抢着道：“咱们同在京师城外的灵谷寺共商大计，朱泛和方师父的另一个学生郑荒，回城里办完事后便要赶来武昌，现在应该已在半路上了。师父，咱们要不要等他们一同去襄阳？”

方冀想了一想，便道：“兵贵神速，咱们要等也在襄阳等吧。钱帮主，便请写个书信封好了，让老朽带着，这就动身赴襄阳。”那边厢早有丐帮的小伙子从洞中拿了纸笔墨砚飞奔而来，钱静就伏在木板桌面上，一封短函一挥而就，信封上写着“急件亲启”，左下角画了一个笔意古朴的铜钱。

方冀赞道：“钱帮主字画俱见功力，了不起啊。”钱静笑道：“军师见笑了。”便把那封信上的墨沈吹干，交到方冀手中道：“急也不差两个时辰，两位便在此处和咱们用了饭再上路罢。”方冀谢了。傅翔对丐帮花子的伙食感到好奇，也乐意留下吃一顿叫花饭。

方冀拱手道：“咱们此去与天竺高手决战，丐帮还有一件利器是

对方所无，应该善加利用。”钱帮主道：“有何利器？”方冀道：“便是贵帮的飞鸽传书之技，快速精准，天下无双。”钱帮主有些得意地道：“军师言之有理，天竺人万里之外来到中土，哪里会有那么快捷的传信办法？咱们丐帮确实可以借此掌握先机。军师有何想法，是否说出来大家琢磨一下？”方冀道：“老朽想向帮主借一人数鸽……”钱静道：“请说。”方冀道：“老朽想请‘阿呆’带几只武昌飞襄阳，以及武昌飞武当山的信鸽，随老朽前去襄阳和武当。”

钱帮主望了望身后的阿呆，微笑道：“‘阿呆’姓戴，大伙儿便叫他阿呆，他可是驯养信鸽的高手。军师有他随行，保你信息又快又准，必然大有帮助。”那阿呆笑道：“帮主过奖，能随方军师去见见大场面，是阿呆的造化。”

傅翔听得十分兴奋，忙向阿呆拱手道：“阿呆哥，我方才瞧你们跳那凯旋舞极是好看，那只……‘傅友德’也极是可爱，你一路上能教我收放信鸽吗？”阿呆道：“小哥要学收放信鸽容易，调教训练信鸽便不简单了。那只傅友德却不能带去，它只飞南京往返武昌这条线。”

阿呆告声罪，便先行离去准备信鸽。两个叫花子已将饭菜准备好，一大锅饭菜混在一起，放在地上，大伙儿捧着碗席地而坐，也不等帮主开动，就唏里呼噜吃将起来。方冀见钱帮主也是席地而坐，便和傅翔照丐帮的规矩盘膝坐地吃饭。

傅翔扒了一大口菜饭，觉得滋味还不错。

方冀一行三人到达襄阳城时，午时刚过。一路上傅翔和阿呆两个年轻人已混得熟了，阿呆教傅翔一些放鸽的技巧，傅翔便说起四年前和红孩儿朱泛、无影千手范青在襄阳相识的事。阿呆道：“红孩儿天

赋异禀，年纪轻轻不但武功高强，而且足智多谋，钱帮主收他为义子，丐帮弟兄虽不明言，都觉得朱泛应是丐帮帮主的继承人。”

方冀听这两个年轻人谈得高兴，不禁感慨万千，心想丐帮在钱帮主带领下好生兴旺，下一任的帮主也已培养得人，到那小朱泛继任帮主时，恐怕武功、能力都不在钱帮主之下。想到明教的命运，便不由自主地想到傅翔……但傅翔的想法仍不明朗，尤其他对担负起重振明教的大任是否有意愿，就更是未知之数了……

阿呆两日前已飞鸽传书到襄阳，是以三人才入城，便有两名年轻的叫花子过来乞钱。阿呆穿了一件布衫，像是个随从小厮，便上前打发了两个铜钱。那花子低声道：“申时，城西吕公祠。”接过铜钱谢了又谢，便转身离去。

阿呆寻个路人打探了去吕公祠的路线，便随方冀和傅翔走向一家酒楼。方冀记得前次下神农架去南京，路过襄阳时也曾在这酒楼打尖，这时他们一行三人走到酒楼门口，方冀和傅翔却看见一事物，顿时惊得呆住了。

原来那酒楼门口有一棵大槐树，树旁有一口井，那口井四周用土砖砌了一圈矮墙，方冀便曾在这矮墙上留下明教的暗记，当时是为必要时给傅翔看，告知傅翔自己的去向。这时那暗记犹在矮墙上未曾褪色，但下面赫然多了一行暗记，居然也是用明教的密语，看上去是新近写上去的。

方冀和傅翔对望了一眼，傅翔正要发问，方冀低声道：“咱们先上酒楼再说。”

上了酒楼，三人就一张靠窗的方桌坐下，店小二送上茶水，傅翔点了些简单的饭菜。待那店小二下楼，方冀用筷子蘸了茶水，在桌面